耳談類增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六目錄

雅謔篇上

高丸官蹴踘

還是准多

無法無聊

蔡龔兩公

周元平

鍊楼

尤予争姓

囬囬我我

明卿先生

盜鍾錫斷

耳譚類增卷之三十六

黄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唐　晟　叔永　梓

雅謔篇上

李文正公

文正公好雅謔當在翰林時有陸某淹郎署後遷職方公曰公其知機乎故又入職方謂入織房也陸亦曰公非附熱者何以久在翰林謂汗淋也公大笑及當國諸翰林入謁談暇公曰試課一對庭前花早發衆心洒其易亦各有占公曰總不如閣下李先生衆咸悦服又一日款客皆明經士酒未半客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夷怨二句是何主意諸君思

不得以問公公曰待湯

嚴高二相君

嚴相君訥藕人面麻俚語於藕有鹽豆之誚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稿俚語於河南有盜驢之嘲二公相遇高哄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聲曰公草在腹中

陳玉壘公

張玉陽河南人語玉壘公曰官貧幸俞瀟石道長送一人盧瑞峯吏部送一馬公曰人是俞送乎馬是盧送乎思泳始知是謔蓋俞人偷字馬盧驢字亦前語意可謂絕妙

郭相君袁侍郎

袁元峯拜侍郎郭東野正作相戲之曰今日東門報走一猿入西門又報走一狼入已知皆是狼然則猿亦是狼乎袁曰今日

有人求題堂扁予曰君堂在何處曰在郭東門野外即題曰郭東野廬

高張二相

高相一日謁張相遥見詹頭暴枯魚曰曉日斜烘學士頭張應聲曰秋風正灑先生耳兩相大笑張楚人楚有乾魚之誚高中州人誚意見前語又江右某公與中州某公看上馬乃謔曰自昔未聞驢上馬某公即曰只今已是鶴群鷄江西有臘雞之誚故云

夏忠靖

昔王靖遠驥已封伯戴晃服黼有帛蔽耳方入朝夏中靖公笑之曰先生耳冷耶公曰我不耳冷先生眼熱

詹侍御纁大行諧語

詹侍御事講藴大行兩二公五鼓行長安街將入朝呵導聲相近藴問前行為誰從者曰道裡詹爺即曰瞻之在前詹聞問後來為誰從者曰行人司蘇爺即回首曰後來其蘇詹叔正談

許相國

許相公國與徐相公時行同讌于他宅徐辭先行徐時猶申姓許曰此纔午時巳行乎

王元美戲題

客有貌元美像與自像相對持以索贊于元美亦寫比附秉之意元美題曰以我借我無可無不可以爾借我其計轉左不若爾為爾我為我請付之火梅子馬談

王元美

世廟朝宮中常見鬼祟十目十手有　旨問秉一真人陶公不

能對或以元美博識詢之問元美曰何必博識大學不曰其嚴乎蓋以刺嚴相也又嘗過嚴其子世蕃家閽人稱主人今日傷風不出元美曰爹居相位怎說出傷風相父子因深啣之故有家門之禍又有人與荆石相公隣居極富而無學人稱之曰吳牛言其徒有軀也王元美曰極富極貴牛丞相蓋以貴相當牛四字左右分屬二家譏則甚矣又往予與白描黃生集弇州園生貌極陋其家兒皆伏地笑絶偶於花嶼與元美聯席元美曰人皆謂我命帶桃花煞予曰何也曰得與美人同席次日抵閶門人皆舉為口實凡見寢貌必曰命帶衰花折角之風尚可想見又

吳中一士好強口詈王元美後公塡鄖而士任所屬邑博士公優薦之浮擢令及歸而詈猶故或曰此非平生詈公者乎當時

何為薦之公曰賴有此薦耳不然罪當益甚此可以觀公度涯納萬垢而士則非人矣又一家饌客元美在焉饌有臭蟹生梨元美曰世上許多愁苦事無過死別共生離皆其妙謔也

汪司馬打油詩

有貴人貽方子魯以細羢而寒已盡猶急成衣着之司馬作打油詩嘲之曰愛殺蘭州肐胳羢寄來春後趲裁縫寒回死等花花雪煖透生憎柳絮風盡日摩挲攜細脚逢人抖擻挺高胸尋常百樣渾身俏一着羢衣便不同梅子馬譚

李王兩太史

李本寧性在翰林內君王夫人病目同館有王太史戲曰王曰吾惛不能進王太史夫人姓井本寧亦曰井為八下而不辭

陳公司馬

大司馬陳公汝言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友善一日謂曰君業洗馬日洗幾馬劉曰廄馬皆洗過獨大司馬洗不得陳公大笑

先太史稚欽

先太史罷裕州歸足跡不入公府守大梁郭公桐岡才人也屢造其廬太史始往謁既出有受械者家之鋸匠也呼而求解太史顧之曰既嘗戒懼矣而於此猶加謹焉公大笑即釋之又客有癬者咨方於太史太史曰古方傳塩患處以磚塊擦之自愈久而不效以問曰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古方也又客以瘡鼻方為問曰以油梳子擦患處自愈及擦愈亦以問曰吾但知蘸子

遊赤壁耳

張巽解元

浙解元張巽才名平等郡試題暮春者至風乎舞雩破中有天

地二字甚當守王公嘉賞取居首及道試落名又場中總裁王公監臨王公皆無異賞而皆守極力薦拔將首舉乃文實不稱中丞公亦若不滿謂巽曰贈汝對一聯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聞者絕倒

靳公子

丹徒靳閣老子甚不樂制舉且多過𧦅而此君子亦登第閣老於子每以不肖督過焉子曰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我何不肖之有閣老笑而止

包山僧天靈

蘇州太湖包山寺僧天靈通內典文選諸書客有秀才嘲之曰秃驢秃字如何寫僧即荅曰乃秀才秀字掉轉尾去便是

捕蝦蟇詩

大醫院例於端陽日差官至南海子捕蝦蟇擠酥以合藥製紫金錠其張大其事備鼓吹旗旛喧闐以往或嘲以詩曰抖擻威風出鳳城喧喧鼓吹擁霓旌穿林披莽如擒虎捉得蝦蟇剜眼睛曹彬下江南稱勾當事視此何如

趙中舍集句

某山人訟一冊客於法司以其賺奪資裝而反為冊客所訟庭見時法司甚怒山人曰爺爺就是青天既罷客競以壺榼慰勞闔詠作詩趙中舍常吉在焉但集古句成絕曰囊中貯得買山錢煉汞燒鉛四十年今日捉將官裏去烏紗頭上是青天山人大怒交絕

徐中丞口占

浙督撫徐鳳洲公栻脩杭志以屬一鄉官其公率諸生成之月

給油火有資而公資数倍公獨却曰予以郡人成郡事何資為不数日以佃外教場地請外教場者胡公宗憲制倭時購諆民間二百畝闢以屯大軍厥費三千金請何其不廉也公因書一絶云四十年餘二百田胡公曾此費三千脩書零碎辦油火整頃償他仔粒錢

陳龍二公

陳督學大賓徽人而武陵龍别駕德化佐其郡陳來謁出門相迎曰出門如見大賓陳即曰萬民瞻仰德化

僧荅秀才歌後語

吴中黄秀才其相掀唇肥者稱為小黄竅嘴讀書一寺中僧進麵麵熱傷手罷黄好謔而語便捷因作歌後戲之曰光頭滑光頭浪光頭練光頭勒此何語僧曰謂麪熱盪手也皆吴語光頭

滑面光頭浪蕩光頭練椣光頭勃忒忒脫也謂手椣𢾍脫也僧曰小僧亦有語無嗔則可即曰七大八七青八七孔八七口八黄巳知謂小黄窽嘴棒腹大笑四語皆以僧光頭譏固奇而七八尤奇亦吴中莫有此士此僧

貧富人語

臨安何賣菜極貧人也黄金箔極富人也人曰何賣菜今富了換一漆扁桃黄金箔今窮了剪金盆打首飾矣言富非實富而貧非實貧也

杭士講書

先朝貴璫出鎮杭柢學講書青衿以書進滑牽牛章講誦之際忽問曰王見之是何人荅曰此王羲之之弟也又問王曰然是何人荅曰此王曰叟之兄也曰好好王氏一家都在書上又試

士繙書出題曰道盛德至青衿閣筆相顧有監司在座曰加下一字何如曰老先生講分上如何只加一字善民與下都與罷了

三老三件無

某邑有三廣文一無齒一耳聾一以染鬚落俱聚一室候謁直指已令至嘲之曰三老三件無無恥之恥無然而無有耳則亦無有乎語畢進謁出而蘊咲始發不覺哄然直指徵聞詔迺問所以遂直述以對直指亦發笑已之

羅山僧

羅山僧某人問之曰飲酒乎曰最不飲吃肉乎曰生不吃偷婦乎曰並不偷越墻乎曰幾曾遊他妓館乎曰誓願在前僧有行者皆所無事特作機鋒語耳

長人短人嘲

有客聯席坐一極長一極短長者嘲短者曰死之日方寸之木足以有容也及至葬矣一樏土之多掩之誠是也坐客善之以為無可抗唇矣短者即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為能勝其任矣及至葬壞地褊小舉而委之鰲魚鱉不可勝食也客皆驚賞

余湯二進士

余進士田與湯練川日新善因戲曰湯之盤銘曰苟者君乎湯亦荅曰卿以下必有圭者君也

彭進士

麻城彭進士季箴乳名小兒一友名某大圭戲公曰倪来倪来倪小兒也公亦曰蔡来蔡来蔡大龜也

祝給舍

今南吏科祝公石林嘗為黃陂博士有某邑令心易之而嗔其抗直曰有一破其題曰大哉堯之為君也一節曰以齊天之大聖極天下之無狀焉公曰吾亦有一破其題曰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曰處無可柰何之地遇似曾相識之家聞者轟然大快是年公登第

沔陽主文

沔陽有主文者課諸生二題為殺雞為黍而食之無若宋人然諸生呈卷皆謂不佳乃出已作內有出妻見子四字又謂殺乎不殺乎食乎不食乎以作股對於次篇曰題重然字發皆欠工諸生唯唯忽有榜門者曰出妻見子世間有問客打雞天下無更有一般堪捧腹宋人然字着功夫

王副使集

文思院宋以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及金綵繪素裝鈿之物令代以名繼製匠屬工部此何官而得此美名哉官有大使有副使金陵人官此者刻詩曰王副使集句大笑有嘲之者曰帝德欽明語令標匠作官遂令王副使針線侍金鑾又曰院有文思號裁衣詩並裁遂令王副使白落剪刀隈李維寅談

瘦知縣鬍典史

昔有傳翰林學士渾身濕兵部尚書徹骨寒以為佳對偶有直指揮江北時合肥大尹請見其人且骨立然亦與直指有舊因戲之曰合肥知縣因何瘦一時莫能對適蕪湖典史以解務至其人多鬚尹一見即對曰蕪湖典史却多鬚直指咲而賞之

金銅釘

京都元夕遊人火樹沿路競發而婦女多集玄武門林金舖裡

俗以爲林則却病產子彭季籛試礼闈時與客亦在遊中客曰此景像何所似彭曰放的是銀花合林的是金銅釘乃蘇味道火樹銀花合張昌宗今同丁令威句也二人以此謔而轉用絕佳

姜爾一

客誦蘇子瞻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語姜夔爾一曰若要不瘦兼不俗一頓一碗筍熬肉盖謂不瘦非肉不俗非竹也

學得半邊聖人

有人性慳與而好奪或有鄙其慳者其人答曰一介不與聖道當然曰君於一介不取如何曰學而未能曰然則君只學得半邊聖人

重泥

世廟初張羅峯柄國議聖像皆泥塑木雕非礼宜易以木主而

像必青衿士躬捏塑土中武昌下邑有數士摶泥重一士曰此真是重泥後此生暴卒人謂侮聖之過

王簔江

浙江王簔江父子俱擅丹青且工傳真父子因互相貌一坐一立自以為工製成索題堂於徐天池山人山人譔之題曰父貌子不似子貌父不真自家骨肉且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

三不平

有客食糕而美潛以一粘案下欲私之主人窺見故曰天下有三不平事曰何也曰賤人女曰大姐貴人女反曰小姐內官曰公外官反曰爺浮屠捧雲表曰塌糍食置案下反曰高非三不平乎

越王祠

臨安錢其理儒也官方伯欲淂民一湖故託言巳錢越王之裔湖乃前王土也因以恢復奪淂遊䲒魚罟樂利兼馬遍建越王祠其上落成屬人作文致祭一人即曰於乎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於乎前王不忘

村學究講書

江右一村學究好奓口扳援貴勢時衛姓者妻有淫行為學究戚人嫉之而述其語謂其徒問師曰君子不以言舉人是何如曰嚴舉人是我門生少年作狀不要講他又問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是何如曰陳齋事是家岳矯節苦貧飯也沒吃不要講他又問齊景公有馬千駟何如曰馬僉事是家表兄死箇矣一日又問使之舉事而事治何治乎曰支主事是家表弟在九江閔我過之僅送下程舡票我大罵而去又問心廣體胖胖字曰

體常舒泰是如何曰此尚書是我同窓秖足三年昨聘我教其孫我不往想是怪我又問子見南子是誰曰此我家姑娘曰何云有淫行曰在我家無此事嫁與衛家遂有話說

道士題寘位

漢陽有王媼家富而性矜誇因病做醮事乃厚贈道士曰我身後題寘位須多稱異好字樣為里黨光既卒道士思無可稱乃題曰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隔壁王嫂嫂之柩

張吏侍

張吏侍王陽公與諸公雅集其公為觴政謂必各以其本鄉所覩嘲著以自嘲公知衆意不過欲我稱偷驢也俟衆自嘲皆畫但趣揑衆臂各一下衆問故曰看誰最肥好偷耳

秦字詩

大宗伯于公夫人秦姓有二媵王對南相公作秦字詩嘲之曰三大䏻将二小容三人齊把小余攻若把小余攻出去三人無日不春風工緻可入織錦廻文

高九官蹴踘

楊州高九官子喜蹴踘家遂落至廳房皆鬻去而猶不已里人面戲之曰高九官人氣毬踢得廳堂響以聲言而指廳堂也陳甫談

還是准多

真州蔣少卿問江都趙憲副曰自古文人多好色僕不好色自古文人多好飲僕不好飲若然是不准趙荅曰還是准多柳陳父談

無法無聊

一禪僧與一中貴人遊金陵諸梵刹都人陳延之相遇叙歎曲陳曰然二君不是無法便是無聊皆大笑椰陳父談

蔡龔兩公

閩中蔡大司馬經初姓張一日與龔狀元用卿共席看琵琶記至趙五娘抱琵琶一齣蔡戲龔曰狀元娘子何恁底既至張廣才掃墓一齣龔指曰這老子姓張如何與蔡家上墳言惟罾所以稱謔

周元孚

有王州判署麻城風裁獨著而邑人某府判以詭粮受窘乃往長跽乞免周元孚作破承嘲之曰以府判而跪州判因以民粮而作官粮甚矣弊之不可作也夫既以民粮而作官粮矣安得而不以府判跪州判哉後元孚任順天判抗疏論諸權貴謫判

代州武翻案嘲之曰以府判而謫州判因以屬官而窘堂官甚矣分之不可踰也夫既以屬官而窘堂官矣安得而不以府判謫州判哉以發笑云

銕樓

廣人張嶠山含為楊升菴契友工七言律其贈楊詩曰八千里外潮陽馬十九年來海上羝是也家起一樓乞題於升菴升菴聞其地壁色黯黑題曰銕樓後有解者曰此戲君為夷金樓也蓋張嘗以詩文貨得夷人金云張笑竟不易升菴聞亦曰被人勘破矣

尤于爭姓

有尤與于二人各美其姓不相下于曰尤犬牛姓也于人姓也尤曰何徵曰孟子不云乎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

田田我我

一人讀書曰賜也何敢望回田傍有西若其人曰何西曰無他我謂孟孫問孝於我我與君所讀好作對耳

明卿先生

予嘗以丙夜入下雉和吳先生門遂先生尚未寢自出隔門問曰我州關禁甚厲從來不夜啟兄入者何也予曰司城者聞是鄙人即傳鑰啓關故耳即曰異哉李成到姊家姊家曰此李戍舅乎成訝曰此家也知我名我一向灶下主爨却享此大名又時為人作文其褒譽失實處皆曰王行甫云坐定因舉以為問先生曰有和尚踰墻出行溪而倒下禿項印泥猶是和尚因以拳擂其中成冠子樣曰好賴道士此我借稱行甫意也一日與姜孝廉閑行江邊歸問曰作詩否予笑曰頃作二句城東紫為

市江邊鬼作人先生曰紫市不在我州江鬼人却在此山中稱
舉人亦曰鬼人皆令人笑絕

盜鍾錫斷

昔有一盜錫者一盜鍾者決於王者王者問盜錫者以大辟而
釋盜鍾者人問其故主者曰此引經斷獄也論語不云乎朝聞
道夕句死可矣夫子之道忠句恕而已矣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七目錄

雅謔篇中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七

黄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盛　唐成　校
繡谷　唐晟　伯成　叔永　梓

雅謔篇中

王相公詩

蘭谿趙相公與南昌張相公俱於壬午皆以不根左遷州同趙得解州張得滁州後屢遷俱於辛卯入內閣大拜之日太倉王相公當國嘲以詩曰龍樓鳳閣城九重新築沙堤行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羨十年前是兩州同

焦太史

順天丁酉鄉試主試焦太史弱侯為副考取士文多奇詭用老

莊語論者因言中有關節偏坐焦調福寧州同去中試士數人亦被革黜然皆高才博學文奇癖有之而關節未也故庚子科中條議科場事宜亦及此謂宜以離經論而不宜旁及無根且正考巳自認難諉而偏坐尤非誣漸白始豫章相公極究之於其行作口號送之曰場中關節原無有士子文章實不通此去福寧君莫嘆當年我亦作州同蓋公嘗以司業調滁州同後起南尚寶改中允晉司業事遂入相

陳師孔

蜀瀘州人陳師孔太學遊賞一角妓比相別妓曰瀘出金當製簪寓我迨歲冬友人計偕師孔精製一簪函封甚謹別具書語娓娓不置比發書妓愕然莫識為誰遣一孝廉在坐附書者索報甚急妓倩孝廉作字報之乃口占一調梭使者去云寄來金

簪兒到也有三錢重想起来是一個糊塗夢相交人頗多箇箇情飛動那裡曉得甚麼陳師孔師孔見此可羞然其迷魂陣破矣若彼不作糊塗夢必使其人沉溺敗亡何在其為聰明醒乎故夢夢不夢亦夢也

皿字

或問秪長林子如何寫一人忘記寫一皿字或曰此器皿皿字曰下一直拖長些就是以像形亦妙也

立下早

某官居訟堂閽者報曰有張相公求見曰是弓邊長是立下早曰時二月巳着葛衫故知立夏早也

莫廷韓諧語

莫廷韓過袁履善先生遶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琵琶字相與

大笑其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有莫君不可得見也先生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容尚在面孔令君以為問先生道其故令君曰琵琶不是這枇杷先生曰只為當年識字差莫即云若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開花令君賞譽再三遂定交莫逆

優人諢語

吳中有僧俗姓王因兄登第還俗已娶婦而氣遂驕縱衆鄙之一日與同宴會衆謂優人曰王和尚頗作怪汝能誚之否曰可因演蘇季子家招人起課筭命二人爭課命錢筭命者曰汝小數命薄能消受得幾何錢起課者曰王和尚有成親日起課人無得運時滿堂哄然王逃席去

名刺謔語

嘉靖初徐侍御如珪謫出復以還廷評入不欲忘舊銜授臺中

刺曰臺末於他刺曰臺駁又有白太常少卿若珪性謙下校諸權貴人刺曰眇眇小學生一好事者作四言云臺末臺駁眇眇小學同是一珪徐如白若聞者絕倒

內守備府監生答對

南京內守備太監府例有監生歷事遇大比亦是本監考取送名得入塲嘉靖初某公不深書義曰不必考我但出一對佳者送入對云子路乘肥馬諸生俯首匿笑一生亦謬對云堯舜其病諸公不觧曰好送去稱為才子後果中南京觧元李惟寅談

貧廣文戲作清江引

西安一廣文傳學而廉介有氣罷官歸家徒四壁立賴其門人舉火而瀟洒善謔殊不以介意偶戲作清江引自嘲云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燥䟘蹬的響一聲儘力子嚇一跳把一

股脊梁筋窮斷了聞者絶倒其地並舉之為口實於是秦藩中貴人競求識面咸為營助旋以聞於王召見立賜百金始有家

黄司馬談

好風好雨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東方箕星東木克北土以土為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星所好及北宫南中央皆從妻所好矣楊升菴偶述此義座有譁者曰天上星宿亦怕妻乎滿堂哄然

憎詩

昔有喜賦愁賦吳人其公遂作憎詩即其意矣曰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蝨蚊蠅鼠賊僧相罵婦人攔路狗濕柴烓音乍炭濁油燈

吳孝甫談

許青陽詩

有人六十再娶許青陽嘲之以詩曰六十作新郎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鴛鴦戲水全無力啣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為雨傍高唐陶大治談

續絃詩

邊檢討蕙續絃時年已五十餘同年劉編修朴為詩戲之曰洞房花燭結良緣屈指惟差四十年昨夜嬌娥春睡着不知彭祖在身邊按宋陳脩亦有詩新人若問郎年紀五十年前二十三正與此類

王妓

穌州王妓以善謔聞咄嗟而辦嘗謔一惡少惡少欲拳之妓聞即就惡少曰子欲拳死我乎公死尚登天堂若我死入地獄

矣惡少聞譽語喜曰何也曰公死人皆曰阿彌陀佛豈不是登天堂我死人皆頓足曰王娘死乎豈不是入地獄惡少大笑罷又出遇二富人所識者二人止之曰能以我二人譚則縱女去妓即曰頃来見一丐子持二錢誤墮衣中徧摸不得忽得自襠襠中曰你兩箇員外却原来在這裡二人大笑富人稱員外也

楊循吉

湖州有尚書某公於四月八日訪楊公循吉楊以沐辭不出尚書不悅後楊於六月六日訪尚書亦以沐辭遂索筆題其壁曰公昔訪我我沐浴我來訪公公沐浴公昔訪我四月八我今訪公六月六蓋四月八浴佛之日六月六浴狗之辰

賓生詩

京師有人以椒房授散官者畫影子嗔匠不着金緋客賓生見

之以隸寫詩於上其人不省或為人解出大恨焚棄詩曰丞脕髭軀食粟強烏紗影像白綾裝即論品級無金紫只好陰司作鬼王昔党太尉見巳影像曰我見畫大蟲尚是金眼豈我消不得一雙金眼睛尤足噴飯

小舉子對

有貴公謁某公某公未出見其子戲庭側尚是嬰稚以為業童子就也出一對曰月圓即應曰風匾問風何嘗匾曰側縫皆入不匾何能又出一對曰鳳鳴即應曰牛舞問牛何嘗舞曰百獸率舞牛在其中貴公大加嘆賞某公出始知巳成鄉舉矣語皆合制少穎如此

許少華詞

嘗見許少華憲使所寫一卷子乃鞋盃詞翰墨勁秀飛動其餘

幅畫以巳他作信筆寫滿意不欲人畫蛇足也曰借足下權爲李雅向尊前滿注流霞沾唇分外香入掌些娘大鸚鵡鸕鶿總讓他把一箇知味人兒醉殺

杭守劉公

杭守劉公伯縉考童生與鄉先生約非親子弟不得通方伯某公旣於子弟有薦矣復於道上投書公曰尚薦童生乎使曰非也假令是童生當受責發書乃童生七名劉善謔即曰攔街遞假書當面說謊話童子六七人責打三十下使曰不敢說謊是家主錯寫耳劉又曰七子姓名多一時都寫錯這等白木人還來跟道學

走失雞詞

南湖野史王西樓滿庭芳詞曰平生淡薄雞兒不見童子休焦

家家都有閑鍋竈任意烹炮煮湯的貼他三枚火燒穿炒的肋
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開東道免終朝報曉只睡到日頭高公
平生不見喜慍之色只緣有這箇意思

䴵鱣詩

醉語曰有王翰林狎一童子童子語人夜䴵鱣出其胯下聞者
答以詩曰小郎一䴵甚蹺蹊黃鱣鑚臀事可疑想是風流王太
史夜深來訪舊相知旁一人又賡曰小郎一䴵甚蹊蹺何物鑚
臀鱣一條想是風流王翰院夜深來訪舊相交

江集說部

蜀熊翰林敦朴辛未進士京察改別駕江陵張相為座主入辭
相曰好生做官我衙門人痛癢相關熊曰通則不痛痛則不通
相發笑不自制蜀孝廉金聲舉鄉試尾名入監試第一或曰金

君一向止可名王振今庶幾名稱金聲河南內鄉李蓘官檢討弟蔭增廣生兄曰你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你增得幾何廣得幾何弟曰兄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兄檢得甚麽討得甚麽桃源兩士一鄧一陳其學師語鄧曰聞貴鄉有叔嚙其嫂鼻端者此宜有罪鄧曰若鼻在尚可無罪曰何也曰有鼻之人奚罪焉師大笑陳生與同社生皆得罪學師將俱加朴同社生醜其師以佳狗得免陳曰朴則同朴汝胡為免不過為免刑罰耳諸生皆竊笑一日學師病脚而跛陳竊效之或以告師又將加朴陳曰此朱晦菴誤我曰何也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師笑不復朴

吳中令君試題

吳中一令君試士有童生齒長矣而求試獨競出題謔之曰考

童生考老人生援筆立就皆綴陳語成新義令君佳之首舉後果登榜其破承曰合長幼而試其才大人之事也夫後生可畏而老成人不可不惜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朗扎談

臨安儒生

臨安有儒生好慕蘇長公首戴東坡巾身坐東坡椅口啜東坡肉儼然自謂東坡尚在或曰何不學東坡作詩曰若要作詩我便學西坡

賈中丞

吾里先朝大中丞賈公啟字啟之久居北郡解節鉞始歸里清抗高爽而善謔嘗過其家主人畨欵肴果皆購自外久坐不見下食公忽以手大作圈曰京師好大餅主人曰餅家必小戶何由入鑪曰乘軟時折看入又問既堅何由浮出曰只見進去不

見出來矣主人捧腹急令下食公又嘗對客稱其夫人為房上客曰淂無謂房下乎曰少年塗澤可稱房下如今老醜不成模樣非房上乎謂是鴟胎也

謔已瘧

吾里汪太公宿儒也有苦瘧者寒顫不已公視之曰壯士不瘧瘧出小鬼古稱僮婢疾也明日疾作我來念呪但欲君作努應聲莫作懦靡態則鬼避矣如期果來正色問曰有刀乎曰有有鎗乎曰有問金問鼓皆然作努應聲公第曰既有刀鎗金鼓戰戰戰病者方知是謔大笑汗出病亦已夏克家又云有病此者或告之曰但治薑三斤納口中仍硃砂塗鼻尖自愈其人如法治不驗以問之但曰三江夏口赤壁鏖兵不戰何為

其貫公掾語

京師有貴公於雪候居氊帷鑪焰酒力薰灼汗出曰天氣不正一𢊍居帷外曰小人站處天氣頗正公愧失語盡輟食啖之明卿先生談

陶廡訪

吾里陶廡訪珪號雪堂嚬逆嗜酒兩鬢稠而頂實寡髮未第時嘗過隣媼媼加健羡公曰但烹伏雛大醉我當為汝剪頂作髻媼如言酌至醉始脫巾以頂就之令剪曰我本無法汝又失機為之哄然

瑪瑪瑙

威寧伯王公越好恢諧一日往其侯伯家適其夫妻相詬聲徹于外王戲曰近有雲南人朝見鴻臚官唱山呼其人不省以為珊瑚也即呼曰瑪瑙曰再山呼曰瑪瑪瑙其人大愧

鎮宅夫人

有東家新居繪鎮宅物而西家不欲相勝恒以物壓之東家繪龍則西家繪蜈蚣以龍畏蜈蚣入甲也東家因而繪雞則西家繪里長以蜈蚣畏雞而里長至則雞殺也東家因而繪官人西家復繪夫人或問夫人何雄曰里長怕官人官人見夫人安有不懼者故夫人天下鎮宅符也

泰興令

泰興令其嬖一門子忽見一掾挑之與爲謔語以爲嫌問掾何語掾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家事耳令即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能對免責掾即應聲曰丈人是丈母丈夫令笑觴之以酒朗弌談

陳孝丝

武昌陳孝廉先朝人尚多土語每語必帶屎庫二字乃終竟後面之義陳性慈以赴試入省常犯舟人禁忌爲不吉語歲久無肯載者衆爲觧又以戒生始載之旣登舟見鵶鳴於桅稍即曰虎嚼的虎嚼的舡翻桅倒将汝入泥底舟人大恨近岸詒以上而舟即發行岸上語人其故且曰渠舡屎庫板将落矣吾不告之乃柁板非落也已自可笑入省謁督學公公曰本學教官何以不至生回首以手指後曰本學教官在屎庫來聞者絶倒

張妓諧語

吴中妓張好兒婉皕而貌已是徐娘一日爲人携遊登舟客杜君者望見即誚之曰他老便老也是個小娘杜本無籍借太監入貲成吏目張即應聲曰你小便小也是個老爹衆皆鼓掌

虎丘僧

有人請虎丘僧作醮事曰師父吃暈吃素曰暈素都吃只是不禁酒本是諢語其人曰然則我家何設以待我家猪羊都殺只是不禁殺葫蘆

語囮

鄂城人稱孃曰涼稱涼曰孃一童子夏月之夜呼其母曰涼涼今夜裡好風孃其師他郡人聞之以為罵母也而督過之因問汝呼母何以曰涼曰涼是我母曰汝母梁夫人乎聞者笑絕

劉生

保定劉秀才才高而性佻撻不羈一日學師率諸生迎上司劉已在前將衣巾置河岸赤身澡浴師望見識是劉陡遣他往第令人責問之劉見人來反將泥塗面人曰劉秀才何無禮如此曰窮秀才捉鱉吃耳曰何為泥塗面曰恐鱉見我不來後亦登

科竟以癩死

丁氏部謔語

丁公嘗顧我於京邸主人自稱不在家其恒也馬上人如此對公問是誰說曰是相公說公入曰此正如婦人自稱有人在家裡同予問何也曰有男子以婦姦訟謂其婦自言如此蓋婦急語失也為撫掌

方近湖及諸公口令

方曰兩土成圭乃圭璋之圭非龜鼈之龜既非龜鼈何以添卜成卦一曰兩火成炎乃炎凉之炎非魚塩之塩既非魚塩何以添水成淡一曰兩曰成昌乃昌大之昌非娼優之娼既非娼優何以添口成唱一曰兩个成竹乃花竹之竹非祝尤之祝既非祝尤何以添付成符

斯文盜賊

欽相徽時嘗為人授徒一夜衣囊皆失於賊幸未出復獲於主者家將行吊打其人急曰是我是我詰之乃亦失館先生相為解主者曰能答對則已曰斯文盜賊先生來刼先生豈是偷光鑿壁其人不能對相為代荅曰霄夜王孫是我終然是我且教免撻懸梁笑而縱之

袁太冲

袁太冲福徽守沔陽忽一日坐堂上有所思忘記歸衙一聽事陰陽生有急潛歸屬其弟報時而弟不識字報巳時公曰打你箇巳時其人辨曰無罪公曰再辨打午時矣

某給舍荅貴璫

某給舍蜀人飲貴璫家璫故令人繫一鼠至曰此物善盜既逃

而復得請殺之璫視給舍曰看他鄉里分上放了罷給舍曰莫放莫放也要剮他一刀

聖人不死

西昌有剧賊劉富年七十餘子侄六人名曰堯曰舜曁禹湯文武盤庚行刼每行刼人時富於火光中執杖指揮而衆趨之其公守吉安擒富以其老復宥之而富盜恣睢一方騷動涇人張職方大來時令西昌懸賞捕得悉斃之獄盜警始息一日監司郡侯語次及之張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猶龍氏已云矣衆大咲

許文穆公

盱江羅公汝芳守宛日集諸生緇黄數百人譚輪廻報應舉國若狂一日來涇上水西精舍而相國許文穆公方讀書台山羅邀致會中復理前談曰人愼毋殺一牛須化一牛償殺一豕須

化一豕償下至螻螘蛾蟓罔不然公曰果然則莫若殺人羅評然曰何也曰異時責償猶得化人也滿堂哄然張大来談

長老撞鍾詩

嘉靖中少司成朱公頗有王戎之癖日以事詆餂諸生怨讟坌起朱恚曰我做一日長老撞一日鍾何懼焉已中弾文罷是夜即有榜門者曰佛法于今已不柬登臺説法總成空秪園昨夜傳消息長老今朝不撞鍾既出居稍近騾馬巷復有榜門者曰昔作鳳凰臺上客長人之長也今為騾馬巷中人長馬之長與張大来談

李本建

李本建維極徃與諸文士飲汪司馬伯玉齋頭有穪製嵌銅錫壺以火猛銅錫流化成團本建曰此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也伯玉方停盃嗔僕聞而賞譽怒為釋然語曰談言微中可以觧紛正此之謂也

用詩句令

有内相與相為酒令而繼之者内相始令用詩一句下繫巳意曰一枝紅杏出墻来内邊啲看見外邊你看見一相曰杖藜扶我過橋東你也倚着我我也倚着你繼之者亦一相曰榆花滿地散金錢這也使不滑那也使不滑又有二人嗔人凉巳為令而答之者亦用前意一人曰一枝紅杏出墻来見滑一半不見滑一半一人曰旋斫生紫帯葉燒冷竈裡一把熱竈裡一把答之者觧嘲曰居人不自識東西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繼者答者意深矣

人間第二盃

成化中楊某守汝寧夜半微行閭里至草舍見老嫗夜績呼其女曰寒甚取瓶中酒飲女曰此盃酒是楊知府也復進一盃曰此是劉知縣矣楊不喻次旦召問之曰酒一盃則清象楊也二則濁象劉也遂有賦詩者曰憑誰寄語臨民者莫作人間第二盃見閒然堂集

活套批平等案

世廟時唐中丞填淮陽績著左編常疎案牘於郡邑申文但云照舊規發落其請詳者曰擬申是依擬行謂之活套批武廟時先太史稚欽謫守裕州蕩情文史試諸生慵於閱卷但一縣行賞無所雌黄曰都好都好名曰平等案

黄季主張維時

黄郡黄孝廉季主荆郡張殿元維時相聚燕門黄美少年張佳

公子黃故譖之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張即荅曰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未敢忘又季主與王伯固試禮闈時有關中士相遇知二人名士曰維楚有材也季主曰豈秦無人乎一時語偏長安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八目錄

雅謔篇下

耳談類增卷之三十八

黄岡　王同軌　行甫　著
滁陽　夏守成　克家　校
繡谷　唐　晟　伯成
　　　唐　晸　叔永　梓

雅謔篇下

楊大年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史舘每事必曰二老以為何如意若哂老者周曰莫要笑我便須到你朱曰莫要與他恐後人笑他

鄧給舍震卿

麻邑鄧震卿給舍平生不信風水曰有天理而後有地理又曰或造化留心福善即形家言未嘗稍天也令人無端忘已又逞

機權尋奪牛眠希圖榮利於目前身後是地搓世權天反退聽故有天怕老婆之喻可謂笑謔中妙理昔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李青蓮遊謝家青山悅之亦曰我願葬此古人之情不過如此予請竊比之矣

饒江兩侍御

侍御饒任養楚人江中羅蜀人江顧饒於燕邸見庭樹暴枯魚曰乾魚樹上飛饒應聲曰老鼠江中羅坐定令作破江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饒曰鑽隙穴以相闚踰墻以相從江又曰江漢以濯濯之絜也秋陽以暴暴之乾也以如此之乾魚豈不皜皜乎莫可尚乎饒曰鑽隙穴以相窺穴不可鑽也踰墻以相從墻不可踰也以如此之老鼠則父母國人皆賤之矣又作承如此

周元孚劉給舍

有談理主仁體者於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解之謂當其年尚見可惡之人則德不進可知也周元孚在座發笑曰然則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想是三十九歲時矣或又頻誦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之句劉給諫洪源笑曰然則堯舜以前都把紙燭兒過日乎二語理固自在諢亦大佳

屠長卿

屠長卿有青衣漸長或曰某鬚出矣長卿曰西出陽關無故人其奈之何

江陵任大尹

嘉靖中任佃以御史謫江陵尹文移諸邑輙称即將某人如何即將其事如何公安尹某署其尾答之曰即將即將又即將即

將二字好難當寄語江陵任大尹如今不是綉衣郎

玉華山人

京山高中丞號玉華有時客刺曰玉華山人拜客識之者曰拜客何須用玉華玉華山已日西斜長安有路人人到不信春風獨一家

糝金鋤頭　去天漸遠

京師稱以好語贊過人者曰糝金鋤頭言語美而禁不易也謂人將死曰去天漸遠言入土近也謂人痼於色者曰閻王未勾何自押到謔皆雅有合稱以誚人者曰未勾先押到已識去天遠若受糝金椎宜途可囬轉

驛丞見洗馬

楊公守陳官洗馬奉使至一驛驛丞出問汝何官曰洗馬丞默

謂賤役必畀官又問曰洗幾馬曰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何常之有問官與丞孰大曰稍大與尉孰大曰稍大時踞而對坐聞此稍移几就下又問與令孰大曰亦稍大移几益下語未畢直指刺来詭謁既至稱門生側坐最恭丞膽落知誤向遠地磕頭不已公不言自是有驛丞見洗馬磕頭在後之語

冒籍寇

順天府青衿有慣攻打冒籍之名犯者往往擊死會報海寇數多而實中土奸人附之增虗聲耳此冒籍寇也一時獻策陳言者紛然一生獨曰策皆非奇惟有令順天府青衿攻打便了矣

趙常吉談

袁履善

松江袁履善先生嘗貳黃郡旹天台應公為守先生善謔因事

謂應公曰公是范仲淹公問故先生曰吾鄉督學使試諸生題爲范仲淹請營洛陽一生白丁不省首一句即曰范仲淹奸人也學使大詫曰范公一代偉人而奸稱之乎遂𫎇出革應公大笑至今郡中爲口實莊曰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語未必戾第其人不足語莊耳

袁仲子打油詩

袁仲子河南督護嘗題詩鄞壁刺時事得罪徃年以改官入都謁予其人慱雅豪爽好作打油詩脱筆即爲人傳誦咲絶尚記其一爲代妓詈所歡者曰尋覔如同夜不收鬭人知在十間樓誰家歪貨番他住那𫎇閑錢任你丢舊日殷勤猶怕打只今饑臉不知羞便須剥去嫖衣服鎻向空房作縮頭

予里曾余二明經皆宿儒高行之士曾耳不聰而司教晉之閩喜余足微蹇而簿蜀之大足有嘲者曰曾公訓閩喜叫官不應余公簿大足舉步難行天然輳合

吴市中人語

吴市中有一等人好謙而無理者又好學而無理者有二人相遇於市作里語問荅曰尊姓曰弗敢小子無姓曰人焉得無姓曰介便是百家姓上小小一個姓曰姓舍曰弗敢姓張曰姓張妙也又曰弓長立早曰弓長曰絶妙哉曰記得家父也姓張曰妙也妙也難得一家都姓張妙得介世弍又二人相遇曰剛才在閶門買些物事見尊翁老先生曰那落認得家父曰是赤鼻頭個曰弗敢是水紅個又語多浮半一人問曰尊姓曰姓陸曰介便是三老官人哉又問幾位令郎曰只三個小兒曰介便是

一男一女扎幾位尊失人曰只賤剩一人曰介便是與誰家共個扎

行人王

項大行王某使晉府王以刺迎題曰晉王迎王答以刺曰行人王謝王見笑曰行人亦王乎與我並肩也好

丐者詈犬

犬嚙一丐者丐者罵曰你忙甚麼　遲早不同是你口中物

子對祖語

有祖督孫過命跪之堦下其子見而憐之輒跪不起祖曰兒爲孫謝耶父強声曰汝苦我兒我那湯不苦汝兒

陳張二公

兵部郎吾里陳公楚產生一子而同舍張公集義過視摩頂曰

陳良楚產也陳他日過張公見其子曰是集義所生者乎

閒嘲語

閩中有趙某祖孫父子閒一瞽一聾一斜視有嘲之者曰耳無聞目無見睨而視之又其家兄弟叔姪皆駝背遂以爲對曰上如揖下如拔鞠躬如也

好人不好人

有語曰隨你是天下第一好人必有一篇不好文字送歸林下隨你是天下第一不好人必有一篇好文字送歸地下此語千古墮淚

嘲妓

金陵嘲妓者曰遠竄近避親賤拿貴日裏不肯起夜裡不肯睡一年做了幾箇生十年添不得一歲自家東西是東西別人東

西如土塊語俚而情刺骨矣

架子

君子不重則不威臨之以莊則敬固矣乃有爲說者曰世惟貴公不得放下架子放下架子則人不畏即是有名小娘亦放不下架子放下架子則身不貴

薦風鑑者復書

有以風鑑薦人者其人致書曰承薦可可吾可吾兒可可語何其蹇澁也薦者復書曰承諭放放你放你娘放放秀才發試官刷其此須乎

白塔詩

孫鵬初醉語曰京師有詩刻曰角野集又曰鶩依集一時盛傳朝貴人競口誦不能捨中有一詩詠白塔云七層寶塔尖又尖

形如果罩色如塩樂院美人讓顏色禮曹公子聳觀詹烏鴉飛来雪裏炭紅日照處倒垂蓮若遇百官習儀日恰以擎天一柱潛其猥雜多此類往歷郵傳見墻壁間詩句如是者不少搢紳剞劂流布人間如是者亦不少不盡令紙貴而斯人獨以垢見称人亦有幸不幸耳

廣文歇後語

姑蘊一廣文好作歇後語歲節有劉生餽猪首喜發之乃出症悪題曰秀才者劉餽我猪頭開盒一看堯舜其猶復有陳生餽銀盖喜發之乃是低假又題曰秀才者陳餽我節銀開包一看堯舜與人其掌教聞之曰是可作破謂時官而責門人之失禮言必稱堯舜焉

指揮說春秋

鄖陽有秀才犯夜禁為人拉見一指揮而理屈但稱是生員指揮曰既生員習何經曰習春秋指揮不知書畧記西廂詞曲西廂一名黑夜春秋以為已所知也曰我問你個遊藝中原脚根無線如蓬轉記否秀才不知指揮曰偽儒也撻之十板朝士群噪於直指臺逮至指揮自陳所以直指曰我知春秋者等你進下本来打你箇望眼連天日近長安遠遂倍撻之

沈青門

沈青門仁和人尚書公之弟豪侈善繪事自戚大將軍南塘欵門求畫而名益重公既不受贄幣而日苦濡染乃畫老鴉於堂人問畫鴉何意曰其音佳曰鴉有何音曰渠言白畫白畫閙者足為趦趄

嘲北地巷曲中人

金陵院大聲嘲北地巷曲中人半亦近誣不盡然也曰門前一陳騾卑過灰楊那裡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綿襖綿裙綿褲子膀脹那裡有佳人夜試薄羅裳　生葱生蒜生韭菜醃臢那裡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裡有春風一曲杜韋娘　開遊空吃燒刀子難當那裡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鬏髻高尺二蠻娘那裡有高髻雲鬟宮樣粧　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裡有鴛鴦夜宿銷金帳　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太湖士

家從孫伯固令太湖一士昂然而來曰一等生員告狀伯固歛容徐答曰三甲進士不准

臨安秀才

臨安一士其父兄皆以造假銀繫獄明日士入邑堂陳說其是家父生員即是親子其是家兄生員即是親弟語未竟令君涂公曰不必多叙家門直說造假銀强盜是汝爺哥便了也

公冶長問答

江陵一士為相國張公婿道取第五里士嘲曰子張第十九子路第十三困矣顔淵高第惟列十二不審公冶長何以至第五也答曰看他丈人是何等人那得不第五

代季先生祭母文

黄陂有季先生少未嘗學長而好弄文墨求人文稿則曰求文稿見來耜則曰來報見哽咳則曰垂亥每手尺牘語則曰呵呵稱堪輿則曰國盲簡褻則曰簡藝相量則曰相粮每寫人號下又加尊號失記已寫已名又書名具别幅此等不可更僕數里

人共傳之一日其毋卒於厲託邑人叚重其作堂祭文重其即代為之言曰某年月日兒某移亡毋柩就封於某山兒某不敢索文焉於人謹寫兒胸中之所有而言曰嗚呼躬秉耒耜二十餘年垂亥不聞又經一年人皆呵呵我泪如泉方毋病劇國首難尋倉忙舉事簡藝殊深大荒之後相粮少足諸親俱在無人不哭尊號失記毋心如蠋各有姓名具在別幅

中敬

楚黃陂之叚重其與同社生楊養其交如曾鮑居恒共寢食乙酉楊舉孝廉叚落第方同夜坐市井有以酒食餉孝廉者叚在坐見其人以肥酒大肉強楊而偏着意楊不能卻飲結欲嘔叚頗厭之已共被卧至夜半楊腹中雷鳴且痛楚推叚覺曰腹中鳴痛迺尔君多記方書能療之乎叚方在覺夢間即應聲曰卒

病有中風中痰中氣者凡此病中欬楊曰何以療之段曰但用一盃糞一盃溺陳君前罵曰汝是畢田院乞兒即愈是後里人見赴席者即曰今莫中欬此前人所未發也

詩有別字

社友簡予曰其詩多別字豈不學之過與不佞答曰非滄浪有言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詩既有別才別趣安得無別字乎但上文逸一句曰詩有別字非關誤也同社友患沈痾諸藥罔效覽余答東不覺一咲而差諸王孫載陽談見醉語

好享受

吳人好遊而家鮮蓄積其恒也有二人耦其一曰春光我盡無資出遊其一曰我以一分銀遊虎丘何必癡重曰何也曰三鑪

海螺㕵七壜水白酒尋相識人坐其船頭聽舡中妓曲也到千人石頹然歸飽看好山好水豈不是以一分銀遊虎丘乎其一曰好享受

韓中丞口令

大中丞顧公及韓公維占令行酒要上下兩旁人字尾帶俗語二句顧公曰傘字上有一大人下有四小人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韓公曰爽字中有一大人傍有四小人人前莫把人來說那個人前不說人

拜匣庫荷包庫

予幕悶府於滁之陽攝者以銀錢交代甫畢而滁人寶慶守胡公来謁曰事有極異者予往涖寶慶盤庫銀實貯以一大拜匣因曰其拜匣庫乎予曰頃所交銀僅十兩餘不過一荷包可貯

此荷包庫也相與一笑蓋南岡所事惟以文書勾稽諸郡令其解馬價於北岡便已故得蕭然續醉翁遊於佳山水間也

李太史

李太史於張吏侍玉陽公最暱而其鄉趙州橋有張仙驢跡出對曰張果老過趙州橋跌了寶塞衆未及對乃張夫人姓崔曰還是我對崔夫人居晉救寺守着禿驢

磨鏡匠

金陵有匠沿街呼曰磨鏡子帶磨諸般兵器一家出蒺藜骨朶令磨而傷稜已甚因被撻他日遂更其呼曰磨鏡子帶磨諸般兵器只不磨蒺藜骨朶人皆咲其拙所謂此處無銀三百兩也

全椒士

全椒一士性朴質爲其寡嫂作字於所知囑其售屋于人曰家

嫂屋事極緊極緊煩丈極力處處有均感也得者噴飯蒲案

張蕟菴

武昌二守張蕟菴蜀人與楚客其昵厚一日飲罷嗔與夫不至客曰雙料老鼠擡不起也張曰半邊乾魚煮巳熟了盡張體肥重而客眇一目也

乞兒罄碗溪𧮪

有客過一令君所請不從禮又衰薄發憤罵曰我爲某公來也者莫作暴富乞兒便横臉肉令曰亦知公爲某公來也者正是向火乞兒緊咬牙關又曰我是乞兒何必向乞兒討羨皃飯客曰誰是乞兒只今見乞兒罄碗溪𧮪又曰你有金膝碗定作貪狼客曰我只白木棍慣打風狗不别而出其儒問曰秋風事若何曰天山雪已十丈何謂秋風

陶懋中

有秉憲者抵會稽最惡人着白遣陶駕部懋中着白過門爲門卒挺見憲使甚怒陶曰看家岳分上曰汝岳爲誰曰誠意伯不聽又曰看先大人分上曰汝父爲誰曰陶文僖曰文僖公于爲閣亭安有爾不肖子曰此人即是允宜衫服白紵圖其所也憲使起謝過令索衣冠成禮而出語人曰靠丈人不濟靠大人不濟還是靠着自家

劉進士愷

除人劉愷家極貧讀書一寺中一日僧誦經歸得錢五百有驕意反語相侵劉題詩於壁曰笑我之乎不值錢阿彌却是布金田他時王播重遊寺鼓擂光頭一百拳後登第拜監察御史歸過寺詩猶隱隱在壁召僧擊數下曰蠢禿碧紗籠也不知作爭

戈壽官

下雉有戈壽官富而憨夏月赴親家喜筵着紅段圓領以往主者故與百拜啜以沸湯汗流竟踵及久始曰請更衣其人不覺失聲曰親家此言萬代公侯主者曰公侯須汗馬不宜汗親家若然請到涼亭再脫衣拭汗始把盃豈不萬萬代公侯乎

李相國

李相國石麓公始讀書句容山寺見僧摘葫蘆偶舉以戲擊其首作詩曰葫蘆本是葫蘆種葫蘆種就葫蘆用葫蘆今以打葫蘆葫蘆打得葫蘆痛至今其地稱之

假舉人

萬曆乙酉科南畿有以賄中者江南士子綴拾四書成語為時秋一首喧傳南北予從客所錄之其文曰不勉而中裁及其身

者也甚矣其中非尔力也不勉而中裁必逮夫身矣是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也且取士必得古之制也萬取千馬千取百馬其間必有名世者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有賤丈夫馬不曰白乎誦其詩讀其書吾弗為之矣尊其位重其祿吾弗能已矣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行險以徼倖以若所為求若所欲居之而不疑事之以皮幣事之以犬馬事之以珠玉雖曰未學請嘗試之左右皆曰不可諸大夫皆曰不可國人皆曰不可以小易大波惡知之彼一時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彼惡敢當我哉行辟人可也此一時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其為士者笑之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夫何使我至于此極也雖閉戶可也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今若此則亦何益之有哉故君子欲

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今也不然發而不中君子恥之古之人有言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誠哉是言也

青州大姐

有士娶燕姬病力而姬之母常來密語姬曰如何如何何不如青州大姐姬佛然士後以咨姬姬曰吾姊嫁青州皆以淫三殺其夫而母皆捲握其貲歸令以教予予不忍殺夫子也士甚德姬以語人如此予伯兄巡南城常按此獄謂多老腐明經携姬至半道多死死後其父母恰至拉女還饒有捲握如前蓋皆潜其後相促迫也豈惟老腐即伯兄如包龍圖能斷鬼獄而亦死狐媚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近聞一事有徽賈晚與金陵馬姬狎靡百金期屡月居僅七日亡歸語人曰姬體全不着席有

十桃皆為助謡設令我冷汗出矣亡歸者所以逃死也是人勇踰孟賁矣

君子上達

南畿督學江公名以達行抵某驛驛丞點夫頭曰何以達江公不悅欲撻之有客入見公告以故客曰此小人下達也若公者君子上達固自不同公笑而罷

楊萬塋

金陵楊山人萬塋詞翰平䒷而嗜遊䑛濟勝之具稱鐵腳其內子沈氏名春雨善繪事而行纏平䒷人謂之語曰楊君萬塋手不如腳春雨佳偶腳不如手

胡揔督梅林

胡揔督梅林與周中丞覩所共飲周謔曰杯盡壺撤尿 借用作呂俗稱

也

胡曰櫓摇舟放屁又胡與一領郡者飲擲骰用幺二三但幺曰一二曰兩呼一兩三蓋刺其有贖鍰也

方仲美

莊則勸過方仲美畏門犬不入方曰犬不咬君子何畏焉莊曰吾何敢當君子曰曾不聞門内有君子門外君子至乎固知足下君子也